

陈光
(美)
◎ 著

一、美之旅程:生活散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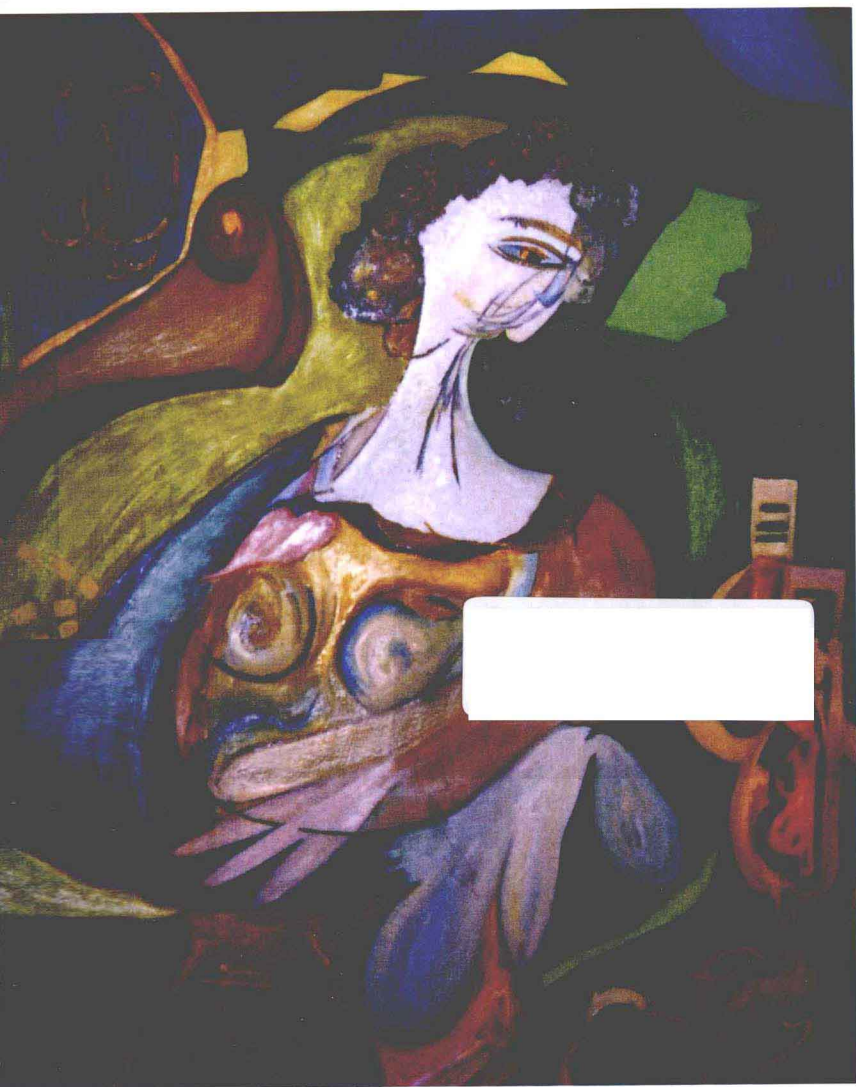
二、人性人情:短篇小说

三、人在美国:人物访谈

四、戏如人生:剧本选段

都是中国人在美国生活之折射,有风有情,有泪有笑,既是生活体验所拾,更兼艺术的提炼与升华。

人美图美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文昊◎主编

陈光（美）◎著



人 类 图 书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美人 / (美) 陈光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3.4

(世界华人作家丛书 / 文昊主编)

ISBN 978-7-5469-3910-0

I. ①美… II. ①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5606 号

选题策划:吴晓霞

责任编辑:吴晓霞

封面绘图:轩辕文慧

书籍设计:文 昊 党 红

世界华人作家丛书 主编 文 昊

本册书名	美国美人
作 者	陈 光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邮 编	830011
总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3910-0
定 价	28.80 元

自序

还记得生平第一次写作文的情景。大约小学三年级吧，我也就八九岁。我们集体参观完了省博物馆，老师布置写一篇感想。那时妈妈下了班正在准备晚饭，在案板上锵锵地切着青菜。我已经感想了半天，还是不知如何感想，就跑过去问妈妈。她是省宣传部门骨干新闻记者，每天靠爬格子给我们饭吃的，我以为她会停下菜刀认认真真给我开个“小灶”，长篇大论地给我上一课，她却飞刀不停，扭头只说了4个字——好好观察。

我那时基本上是个听话的孩子，就遵照妈妈的指示，开始考虑如何观察。不过，观察已经发生过的事显然来不及了，但我仍可以把回忆细细“观察”一遍。我想起了下午的参观过程中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放在玻璃柜里的几片药。注解上说是周总理吃剩下的药片。身为国家总理的他一向非常节俭，有次几片药掉在地上弄脏了，他想都没想就捡起来擦干净吃了。这几片药是他的工作人员偷偷保存下来的。

第二天,我的参观感想拿到学校,跟所有小朋友的流水账都不同,我写的是玻璃柜里的这几片药。老师拿着这篇“范文”在全年级的各个班级一一宣读。我人生真正意义的“处女作”就这么诞生了。

打那以后我几乎每一篇作文都成了范文,常常在班上和年级里被展示被表扬,同学们也都习惯成自然了——直到快毕业时,有一次,我作文只得了70分,同学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以前的范文都是我的记者妈妈“代笔”的。这是小学生之间半真半假半醋半糖的玩笑。我自己清楚,我是遇到了实在没兴趣的一个题目,很八股地根据老师的辅导提示写了千篇一律的一篇作文,当然得不了90分。要知道,文章里面丝毫没有我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千篇一律”这个词我是从一个小姑娘那里听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我提前有了点叛逆,反正我开始在作文里追求不从师言的与众不同。也许是受这位同窗好友的影响。我后来发现我的“好色”是从喜欢美丽的女孩子开始的。那时这个叫叶青的小姑娘像一片青青的柳叶突然就从画儿上飘到了我们校园。她是个刚跟父母归国回来的印尼华侨,深而圆的眼睛,长而弯的睫毛,紧绷而娇俏的嘴唇,刚好配得从她眼角飘散下来的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轿子里的大小姐的冷傲。她从里到外与我们面目平凡的学生显然不同。这对我就有了致命吸引力。于是我们迅速成为形影不离的闺蜜,一下课我就跑到她家去画画,或是给布娃娃做衣服。我也是在她家见到了一个漂亮得惊人的小男孩——她的表弟。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除了我们汉人,还有一种叫混血儿的完美的异类。

比她的长相和家世更不同的是她的个性。她写作文时从来不按照老师的预先提示,如何分段,主题思想,她从来不考虑,只由着自己的兴致写,所以作文成绩也在60与90之间不规则跳跃。但她与我们有升学压力的孩子不同,她不仅满不在乎,甚至还会嘲笑同学们的“千篇一律”。就在那个从思维方式到教育方式都还很封闭的年代,一个黄毛丫头有如此不屑之语,即使不算离经叛道,也有几分惊世骇俗了。

近朱者赤,近“叶”者“青”。是不是我的作文也开始朝这个方向偏离了?我不

知道。反正有次去参加全市小学生作文比赛,老师满怀信心以为我会拿个奖杯回来,谁知评语是“写得非常出色,可惜跑题”。我记得作文题有点怪,叫《比赛之前》,我就写了参加比赛之前的一段路上“观察”到的有趣的人与事,岂不知评委们要看到的是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如何在老师的辛勤指导下准备努力赛事的内容。

不久后我就轻而易举就雪了耻,以全校最高的成绩考上省重点中学,成为唯一一个考入这所人称“小清华”的非常难进的学校。除了数学一分不能丢,我的作文也为我挣足了分数。是我的那位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数学老师第一个到我家里报的信。他一瘸一拐地爬上4楼,难掩兴奋地告诉我妈,他一直以我这个“得意门生”的数学成绩为荣,却不知道我的作文也这么好,以一个小学生的眼光,可以把事物刻画得那么“细致入微”。

我自然有些得意。我的这种与别的孩子不同的观察力,一直延伸到现在我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也许看不到地上掉的一个钱包,也许自己的太阳眼镜又找不到了,但我看得见草丛里细如针尖的一种草花,知道它也有5个绛紫色的花瓣和一丝不苟的鹅黄花蕊。我更不会错过在2月的风里用海伦凯勒一样的眼睛看着正轻柔起来的枝条。经历世事后,我还可以在刚刚落座的一桌新相识面前,一语不发,却能在5分钟之内基本搞定每个人的年龄(不管她脸上刷了几层油彩、眼神里做出几分稚气)、性别(世界转了一大圈后,这些以前不是问题的都是问题了)、职业(哦,又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应该是软件);10分钟内,基本断定每个人的血型(嗯,这位是A型,而且是AO的)、星座(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双鱼),甚至慢慢忖出一个人的五行本命(水性的女人啊)。在我眼里,每件事都如恒河里的一粒沙,有它的微不足道和渺小里包含的宇宙。每个人,都是一朵花,也许艳冠群芳,也许芒刺在头,有的大如斗,有的小不见,但一样也有着合乎完美比例的花瓣和花蕊。在我意识到感知之前,在我小小的生命里,写作文(如果还不属于写作的话),已经开始渐渐成为我一种认知世界、感知社会和自我表达的方式,与分数无关,任由我组织字句的珠串,把眼睛里的动静、脑子里的飞转和心里的曲折都记录下来。

我已经知道,并非有眼都能见;无心的人,生活只是视而不见的一本流水账。

当然也没想到,后来我的“与分数无关”的作文还真的帮上了忙。上了中学,我的作文开始不断得奖,时有被选入优秀作文集出版。也就因为这些奖项和我除了体育之外各科还都算是优秀的综合成绩,被保送至北京师范大学。这对我算是一个折中的结果,是对我母亲不允许我像我姐姐的好友一样考入中戏的戏文系(怕我摔入文艺圈的大染缸,更怕我找不到工作饿死)的妥协就范,又是对担心考不上北京大学的一种随缘任运。

从此我对于写作的梦想,就这样在现实的照耀下,忽远忽近,灯影一样虚幻而真切。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勤奋的写手,可写可不写的,我从来都选择不写。我写出来的,除了小时候老师布置的作文,几乎都是不得不写的,象一样从心里自动流出来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懒散,一方面也因为身不在江湖,写作不是我吃饭的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写作对于我,是很个人、很自我、很快乐、很柔情、很忧伤、很郁闷、很愤慨、很犀利、很讥讽的事,与真情有关,与爱憎有关,与生命有关,与灵魂有关,而与分数、与粉饰、与虚情假意、与钱、与名、与地位,甚至与成功都毫无瓜葛。

现在,漂洋过海十几年,用中文写作,对于我们这些每天为生活打拼得不亦乐乎的游子异客来说,更成为一种心向往之的奢望。那些会咧嘴、会撒腿、会张牙舞爪,也会一本正经、一脸严肃的方块字们,白天像旧欢一样被我故意冷落,晚上却会在梦里与26个英文字母一拼高下。在某个冷雨渐息的冬日清晨,它们就冷不丁地,倏然随着洛杉矶清润的气息潜入我空寂的枕上,零落成几行泪,排比成几行诗,将旧时人事卷成蒙太奇一样的影像在脑子里川流不息。

于是,我常常不得不拾起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希望将这些零散的生活的珠串,绣成人生的一件袍,任它华丽、任它粗朴的旗袍。

这时,我又成了那个细细地赏一朵小花,然后小心地把它缀上布娃娃新衣的小女孩。



目 录

美之旅程——艺术生活

11 绿

41 天上的云

61 魂“浴”天音

111 再忆仙客来

131 黄石记游

231 丝兰

251 地铁口的静安寺

291 女人、男人和鞋

331 名不正，“咽”不顺

381 文学的目的

441 豫剧的孤儿

人性人情——短篇小说

491 老人与狗

601 虎子

人在美国——人物剪影

701 赵本山演出目击

741 一杯清茶远

891 生命之烬

941 “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之夜”爵士音乐会

981 梦想照进现实

1101 美国美人

戏如人生——舞台剧作

1161 明月清风黎锦晖(剧本节选)

1281 无法改造的丈夫(独幕剧)

1481 人生可问,命运不可问

绿

三四年前欧游，惊异于那里的绿，才了解到没去过欧洲，不知何为绿。从英国缠绵不尽的雨浇灌出的油亮葱郁的水绿，到奥地利生机盎然、铺张得漫山遍野、恰如电影《音乐之声》中泼绘的轻快无边的亮绿，再到巴黎香榭丽舍街边被各色风姿绰约的茂林修竹所蜜饯而成的浓情蜜意的柔绿……我对绿色的认知，早已被丰富成了眷恋。然而这次一路乘车 8 小时从纽约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春日郊游，把我心中见识过、感动过的绿色都淹没了。而我也从忘乎所以、不可言喻的境界中，体会到游历之至境。

从万里晴空、四季无分的南加州来到纽约，我真是羨





慕死了美国东部的春天。只有浸润过雪水冰凌的春天才是春天啊，那么灵秀清新，水灵细巧得像江南水乡的小媳妇。车窗外，几小时的行进毫不单调，是绵延不尽的水墨山水长卷，平湖，清溪，滋润辉映着无边的青林，远远近近，多彩多姿。于青绿的底色中，又和谐地呈现各种斑驳色彩，鹅黄、嫩绿、棕黄、红褐、青黛，层层叠叠，不一而足。我惊异于绿色竟可以有这样丰富的诠释，它每一层色彩里，都透着独属于春的柔嫩和生命力。细密的枝，青幼的叶，写尽了美姿秀仪。偶或见到的老牛，点缀的乡舍，于无心处，勾出一幅幅西洋风景画。一路走过，竟不知倦。

然而这些绿，还只是人间至色，次日晨起雨中寻瀑的一游，却只疑天上有了。

过了水牛城稍歇一晚，一大清早就坐上大巴，一心就在大瀑布了。我一向不是早起的鸟，累了一天，又起个大早，本想路上在车里打个小盹儿，却遇上晨雨，我这个“雨中仙”一下就来精神。雨一下把我拉回童年，我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地往外看。雨细密而凄迷，窗外的世界清零而惘然。车过处，仍只是无尽的山林——青绿的山林。晨雾中，雨和玻璃把满眼满眼的水绿糅合得通透晶莹，绿而青，青而靛，沉而亮。忽联想到张大千晚年游历美洲大陆，画风一转，只画大泼墨的青绿山水，成就了他最后的艺术巅峰，他那种亦中亦西、不拘笔法、浓情重彩、一铺而就、酣畅淋漓的大匠之风，是不是因为受了这边厢春天的绿色诱惑？

霏霏细雨，不急不徐。雨步渐细的时候，我撑了伞下车稍稍活动筋骨，也为换换空气。一出车门望去，恍惚跌入梦境。

雨在脚边，从地到天已成了水世界。氤氲的人影，浮悠的山峦。疏斜有姿的木林那边，是一片不知远近、深浅莫测的水。一路草色映入眼帘，只是青青。它透尽了水色的充盈，像一捧汲千百年天地灵气、成色上佳的滴水玉。绿到琉璃

滴翠、润到流波漫溢，有如飞烟缭绕。就在草丛与树林相接的地方……Oh，是一带如纱如羽的云烟！我也在电影荧幕上见过绿野仙踪的幽境，也在舞台上踏过缥缈虚幻的浮云，但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仙境啊！我用脚步追逐这林壑云翳，她就在我脚下曼妙无心悠荡；我追逐，追逐，却无法企及，目之所极，只是一色无垠无际、圆融浑然的翠碧，像回到四极之尽、天地之初——那种纯净的震颤，不著痕迹，远非人间……





天上的云

无数次的旅行,无数次从空中俯瞰地球,早已没有了少年时第一次乘飞机时的那种激动。然而,这次从洛杉矶飞往纽约的航班上,无聊中偶然对云空的一瞥,仍有惊鸿的感觉。

正是春意盎然时分,浮在云霄看下去,我们的星球是一片明澈通透的宝石蓝,或许该叫“地球蓝”吧,那么纯粹——只属于无染的九霄的蓝。层层流云似飘流于一片透明无边的薄纱上,如苏绣上双面绣的堆雪。云空下的绿野,一碧万顷,恣肆铺陈着清新的柔绿。流畅写意的高速公路以及蜿蜒曼妙的盘山道,把无尽的青绿梳理得丝丝入扣,宛如妙龄淑女精心打理的发髻,偶尔穿插的停车

场，满满的车辆排成线条优美的图案，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恰似发髻上的银饰。而这一切却是隔了云纱的，像舞台飘着幕帘，又像油画遮了布幔，虚虚实实，似近又远，亦真亦幻，若梦若醒。

相看两不厌的，是变幻无穷的云，有时候是轻灵的，柔淡的，纱一样，温存得叫人心疼；有时候是悠然肆意的，随性无心地飘游，让我突然想起那个已记不清姓名、只记得别号“闲云野鹤”的旧日同窗，不禁怅然；有时候却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像徐悲鸿的群马般凌厉地直奔过来，令人心悸；有时候又沉静敦厚，有如天山积雪千年的雪莲，薛宝钗似的冷艳，令人肃然起敬；当然更多的是国画里远远近近的玉山，被清悠流水环绕阻隔成一幅幅疏密有间的淡笔水墨，让人流连。

相较几年前那次千里冰封、心情亦因人生别离而凝重如山的空中印象，看今天这浮云依依、春情萌动的青山，真是不同，多情多姿，像个亭亭少女。云空下的人间，那种锃亮而纯净的美艳，有一种夺目而揪心的震撼，让你有欲触摸、欲投身于中的冲动。哎，这就是凡尘，常常辨不清是真是幻；来既来，去亦去，恨也好，爱也好，又管他是什么样的聚散——人生如斯。当你在行旅匆匆的间隙，偶然驻足，以超然的心情去俯视它时，才会醒觉一切平淡中蕴藏着惊人的美丽。

浮游在人烟的上面，一种悠然而起对生命的爱怜，任是什么样的心境，都让它扫得云淡风轻了。





魂“浴”天音

——谭盾“水之交响”洛城音乐会随记

水，是生命，是灵性，是情调，心底的起伏，而在遭遇谭盾的这一刻，我才惊觉，水，是音乐本身，是艺术本身，是生之律动。

我自然是被那部我已看了4遍的电影吸引而去他的音乐会的。其实早已知道他的名字，但真正被打动还是他这部堪称绝唱的电影音乐。我曾驱车让影片的音乐漫过光怪陆离的好莱坞大道和海岸山侧无人的小径，它会一下子把你从现世拉开，飞跃到一个神秘幽远、深不可测却又让人意乱情迷的时空。音乐中，你听吧，乱世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月光下幽噎难启的心事；孤烟，大漠，清影，飞泉；空谷足音的沉静，万箭穿心的裂痛。这样的“大雅之

音”，获奥斯卡音乐奖是名至实归。不知该说是《卧虎藏龙》成就了他还是他成就了《卧虎藏龙》。我是最讨厌人为的打打杀杀的，但《卧虎藏龙》不是单纯的武侠片，它在艺术上许多方面做到了极致。而我知道，没有他的音乐，便没有这部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片。

当我驶过夜晚洛杉矶的滢滢灯海车流来到尔湾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大学明净的剧场，我刹那间意料之外的诧异瞬时被舞台上水声的曼妙叙语平复了。台上的他背影清隽，举止幽静。在他指挥下，乐手以一盆清水为器，以手撩拨，妙化出急徐自如、静动有间的乐音。时而远山流泉，时而疾风催竹，或若芭蕉夜雨，终于雨声渐歇，直至止于一息寂灭。

禅静，无声的悲语，在与不在的临界，永逝与长存的生命之尽。这一刻，一切都不复存在，正是响应电影中那一刻的沉寂——山涧夜雨，滴水终停。在秀莲的泪光里，慕白禅定，无语，生命已到了最后一息……无声，胸中却有万马齐喑；无息，四界已成生息万籁……

我不知道，心里的弦是这样可以被水来拨动的。我依稀记起，小时候每及下雨，我必定是冲出家门，以伞会雨，会春雨的迷蒙轻润，沾衣欲湿；会夏雨的喷薄淋漓，惊雷恸心；会秋雨的缠绵欲语，戚戚不尽。雨，或飘倏悠然，或狂泪如逐；我，或蹲或立，或走或奔，时以手轻逐流水成河的雨花，时侧耳静听雨打窗棂的诗韵。我虽生于古朴的中原，却因陶然沈梦于杏花春雨，惚兮以江南为乡。那里的一山一石，一桥一木，皆因水气氤氲而青润欲滴，不由人不感叹天地灵秀。有了水便有了灵气。今天的心音碰撞，更恍然而觉，水本来是律是韵，是音乐，是艺术，是生命。

他的音乐并不止于水声。他只借来水的润泽晕染，而那些水杯、玻璃瓶、角铃、轻铎，甚至大大小小的沙拉竹盆、或曰水瓢，都可拿来沉浸于水，被乐手以手点划，以器敲击，而律成清脆流畅，清悠婉转。你听得出青冥宝剑的泠然之声，





亦有幽夜远扉的戛然轻启；有影越万山的襟衫飞舞，有千杆竹海的细细龙吟。一切经意不经意的万籁，都幻化为随之而起的琴音弦韵，声声铿锵，音音入心。我似渐渐明白，何以谭盾这样一个荆湘稻田边长大的乡下小孩，竟能跃过经典艺术的千山万壑，到达曼哈顿高峰仰止的音乐圣殿。原本，野舍嬉泉的叮咚之声与经典音乐的和弦交响是一个源泉啊！

音乐、艺术，原本就在我们身边，只需发于一心。无怪乎，他手下的乐手，竟能以一个回收来的长纸筒卷成麦克，与捡来的垃圾筒相逢迎，在双手的左旋右击之下，变幻出奇妙的五音七律，与百千弦管相应共鸣，饮泣鸣唱，收放自如。原来，只要心动，就有律动、就有音乐、就是艺术！

我忽又想到小时候学过的课文，一个常坐火车的小男孩，每天沉浸于在别人耳中是枯燥乏味的车轮枕木之声。有一次他忽然听出了这声音的异样失律，便大呼喝止火车的前行，竟然因而挽救了一车人的性命。这个小孩后来成了欧洲一个音乐名家。无怪乎！对他来讲，只要有心中有耳，无音不是乐呀！

连中场前来致贺的尔湾市长，也感慨地说，他小时候就总在妈妈的水盆里击水取乐，却不知斯为音乐。他更笑说要打电话给老母，从今要开始他的“新职业”！

然而纵使音乐是这样发端于人常，它却远不止于玩乐嬉戏。它起于一个最沉最沉的梦，起于你未曾忘怀的往事，最终到达你灵魂的至境。正如谭盾在他的轻声致辞中讲道，《卧虎藏龙》的主题，是描述一个追想，一个迷梦，一个对19世纪美丽古都的感怀，是驻足神驰于今、昔、东、西之交汇的心音交响。它可以是京都城郭，甚而可以是纽约双塔——所有一切曾经存在过的美丽，消逝了，却长驻我们心里的东西。

他的话淹没在掌声中。静默之后，那早已神遇过的主题曲，从一声二胡的如丝柔弦上引引而出，如一剑冲日，直入我心。想到他刚才的话，那些已逝而长